

文公經世大訓

數

荒政第三十一
 盜賊第三十二
 夷狄第三十三
 灾異第三十四
 異端淫祠第三十五
 雜類第三十六
 終

漢書門			
九	四	一	七
七	一	一	七
六	三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九	一	七
八	四	一	七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7	
冊數	6 (6)		
函號	298	26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四

草文庫



後學余祐編集

荒政第三十一 三十九條

延和奏對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

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缺乏然而州郡多

是情則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

從實檢定分数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数分

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

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及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

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

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欵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

究更與從實蠲減

又曰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覓聞有至
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戶部先具見今
奏到已未推賞名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
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內並到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詞
重作行遣久上戶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
依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獻助欲乞檢會
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戶部勅當到點檢台州措置賑
濟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賑糶依湖南江西米數減半
紐計推賞指揮謂知四千石合補承信節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明行下庶幾應募

者衆得濟飢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處官司承
受應募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
部却稱文字不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人吏
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爲兩便

又曰諸郡荒歉入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興
府入戶夏稅已蒙聖慈等第免閣住催唯衢婺州當來失於
申奏致入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
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入戶必有
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
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而已者其勢又不容直行禁止欲

乞朝廷取會戶部漕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支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舊官物並且任催直至明年蠶麥熟後却將舊欠逐旋催理寬作料次撥還內庫決然不至敢有欠缺其人戶名下新舊上供官物亦乞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雖已有前件任催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度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亦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人戶輸納

又曰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東游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

客許其納東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糶自此向後必多有人興販前來但臣元榜約束本路州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此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陸月却依舊法其收糶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州軍將今年糶過米錢及充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度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為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候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

土居上户不同伏乞聖察

又曰揀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然而全在官吏遵奉施行然後民被實惠况今年存飢公私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材力可伏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權差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待缺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

利

延和奏劄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搔擾下户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來入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為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溥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户随分減放外下二等户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間之道旁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為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為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户蠲故如及五分及以上即

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
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
近遠比並隣至分數檢放度幾貧民永遠利便

又曰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昨道
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陸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
朝奉即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
令依舊貸與入戶冬間納還臣等由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
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節
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具支息米造成倉敖三間收貯已將
元米陸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十一百石並是累年入戶

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
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
歛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
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
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
下諸路州軍曉諭入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
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入戶主執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
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
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歛散每
石只收耗米三升具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

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
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
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
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
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
行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入狀臣昨被臨遣備使浙
東又蒙聖慈賜以官會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
遭值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
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漏落

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此舊計增二十五萬六
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理之大
小戶口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而又
涉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飢民之數日有
增加因以此數考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不諸縣之
數其為欠闕數目尚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子等錢除五
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撥外即計
逐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
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餘貫其餘準備諸縣申到再
劄人數別行均給者其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

而已事勢危迫不免逐急於鹽筴錢內借撥九萬餘貫牒紹興府措置運糴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况當來計料糴濟止到三月十五日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許住罷至於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萬石錢九萬貫至臣

省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爲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既已養之數月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於減米增賞雖以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拘攣纖嗇之儀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措撥會子三

十萬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措畫糶濟而復於此
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
詔有司直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喚上當聽祇
受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爲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
作百五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
共掌管交到米斛即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
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
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答到漏落戶口及流
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既有以卒究陛下
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

藉威靈不負飢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
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
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萬餒鬼於地下欲望聖
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冤債歸骨故山亦千萬幸
甚披心瀝血于昌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抹荒事宜狀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
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
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覩
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
宜先奏聞今紹興府八邑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

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嵎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
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
等陸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
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
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
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
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
殍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
三等入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
自秋來賣田折屋研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至不較

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
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鰕螺蚌久已竭澤
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飢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
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携幼號呼死轉所在成群見之
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
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克用稔歲亦資鄰郡非
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
失饑饉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
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
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

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分之
人而戶口甚多所闕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
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既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
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爲田度
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
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
諸暨嵊縣而北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捕短兩縣當六縣
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
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
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并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

歛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
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
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
所不收之米約計二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
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
興府先所得錢二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
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指留五萬貫均
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
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
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不過一

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
之皆知聖主憂勞潤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使
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
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爲粟百萬石
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
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
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
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
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
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

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自以于聖聽惟陛下哀憐財赦意迫
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罪之至

奏拯荒事狀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傷比之
紹興府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富實賑恤之備足至秋成
惟紹興府災傷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是非常狼狽而考其
後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麥未登之際尚有缺
乏之患而下田之麥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之
望其豐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為兩月之計五六月間青
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勞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處置竊
恐復有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爲措畫則臣昨累

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者
已蒙節次施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臣投狀陳乞獻
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一二家亦欲陳獻此亦
可見不吝恩賞之効今若更賜指揮催促省部盡行推賞使
無一戶之遺然後鑄板開具頒下諸州廣行曉諭則其慕而
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也其二乞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
十石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致米斛蓋度牒本價只四百
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飢民乃爲得策不當反高其直
使曠日持久卒無所售以誤指準也其三則臣嘗與帥臣王
希呂同奏再乞撥賜官會三十萬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

厭之請宜不足聽然紹興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相
傳以爲數十百年所未嘗有而陛下所以扶持救恤恩勤備
至亦數十百年所未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
可言其幸得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爲終惠之計而使
之旬月之間頓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
非有鼓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
十數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况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
有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
未日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爲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乞
若蒙聖慈依數撥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遣不

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爲後日之儲其利尤不細也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悞事然臣尚慮麥前急闕收糴米辦獻助不多有失調救竊見本路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處欲乞特降指揮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爲利便

奏據荒事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顯屬違戾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任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倣秋苗所放分数特與比折今年合納之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爲戶部巧爲沮難行下本

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後有災傷豈是追呼箠撻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有被災鄉分亦各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具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業

又曰臣昨具奏諸州兩暘次第曾有貼黃奏稟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早帳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爲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獲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

文但據傳聞云訐早至八月二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早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早損早田一切不復檢踏蠲放窮民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為荒瞞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速受理早狀日下差人檢踏早田荒熟分數其中晚稻田即候八月收狀節次檢踏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兩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日下聞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別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為利便

又曰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數多悉已無餘今被害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費皆當出於朝廷臣本欲遍訪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客米前來温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匱乏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權以一百萬貫為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內且納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容臣約度

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借置變轉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除便於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又曰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彊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為非庶幾人心懷德畏威易以彈戢若漫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况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承布宣遍行曉諭即德意所孚固有以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唱亂之人及早檢捕致之典憲庶幾發民知畏不至生事

又曰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糴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又曰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為請者蓋緣蠲閣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失實使飢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脉通貫使聖朝賑卹之恩不為虛枉伏乞聖照

又曰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為急切竊恐

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堪緊急事節量行應副却將此項沉匿不為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船米輻湊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為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又曰臣曾摹得蕙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

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法標皆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

巡歷台州奏行事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緡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內撥錢二萬貫共湊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為衆所服者一縣教人以禮敦請令與台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處收糴

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
并行運糶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伍萬
二千餘石已令椿管準備賑濟及一面立或選差都正鄉官
等家至戶到從實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
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
得及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又曰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者並皆長茂
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稻未
全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
孕稻其名不一日今有已黃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

比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希疎糶多穀少其青色者已逼
霜露恐難指擬至於粟苳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今
冬未至之絕只為荐飢民無蓋藏竊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
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
糶收錢運糶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為利便伏乞

聖照

又曰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闊遠從來出穀最多一州
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嵯縣之闕然其
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啓閉方得灌溉收成
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脩築又緣

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
黃巖熟則台州可無飢饉之苦其為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
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即林鼎承節即蔡
鎬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
俟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鼎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
篤曉練為衆所稱蔡鎬曾任武學諭沉審果決可以集事但
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
到指揮特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彊官權攝縣事庶幾興
後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

與宰執劄子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

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內十四萬三千
餘石係收到本府見行指約間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
會計合用數目其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
不得此則不惟使熹今日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憫惻之
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不足充虛接力不能作業
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
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即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熹前
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細計
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糶
廣米接續糶濟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椿管

申取朝廷指揮實為和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應副施行
禁止遏糴狀契勘紹興府婺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
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貫接續賑糴
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糴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
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
去收糴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
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防路飢荒之急故行遏糴及客人應募
船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
買醋錢之數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
恩事屬不使今檢準淳熙今諸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

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
兩浙江東湖北旱傷全籍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
熟州郡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各
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違戾仰逐司覺察
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
場邀阻妄收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
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
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
縣約束其公途稅務邀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
揮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霑

實惠

乞給借稻種狀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早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畧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為甚衢婺州為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兌鏤版曉諭人戶通知元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

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千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伍百貫文及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二合畧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推行倚閣夏稅錢帛狀臣昨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內循狂妄伏俟

誅夷不謂聖恩即垂開允臣與闔郡千里軍民鼓舞相慶仰戴天地父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隕首誠不足以仰報萬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須至冒昧以聞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嘆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疋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允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

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趨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賑糶饑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數日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饑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斬次無力可以供輸臣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敢冒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推行倚閣令候來年糞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饑餓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輒將上供官錢借兌糶米之罪敢不俯伏恭俟朝典伏乞聖慈併賜施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懼懇切之至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照得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
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
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依所認數目椿管
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後續準行在尚書戶部符九月
十九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
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
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
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詣實保明
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
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

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女學
五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補迪功郎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遂恭稟
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願將來
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都昌建昌縣狀
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
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饑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
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教椿管米斛伺候
本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轄賑濟饑民請領食用候
見的實賑過米數別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南康任滿奏事狀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椿

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數日不多深恐不能周給遂行勸諭到
管屬上戶承認米數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一月
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戶部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
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
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
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
許從州縣審究詣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
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
選限將仕
即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
進士候到部與短免使一次四千
石補承信即如係進士與
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即如係進士
與補迪功節符本

軍疾速施行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承認賑糶米數
之人如願將來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今來所降指
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申數內勸諭到元認糶米
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名情願承認米
依格法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伍千石乞補承節即進
士張邦獻伍千石乞補迪功即稅戶劉師輿四千石乞補承
信即并都昌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伍千石乞補迪功即各乞
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椿
米伺候給曆付饑民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

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闕食饑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
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
口本軍各印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
人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
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
轄賑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剋乞覓之弊自淳
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今抄劄到闕食人戶赴場賑糶其
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
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饑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米及
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艱得錢收

糶米斛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
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昌縣止有黃澄
一名承認賑濟米伍千石奏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用本
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
官錢和雇脚夫舟船裝載發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
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
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撮算共計一萬
九千石星子縣原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
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
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迪

功卽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卽知建昌縣事林
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一萬
九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卽無冒濫本軍一面
差委從政卽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縣覈實
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
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輿各係稅戶張邦
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
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
獻劉師輿與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
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卽稅戶劉師輿賑濟

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卽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
補迪功卽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卽
除已具申水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
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
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祇受須至奏聞者

又曰臣昨奉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本軍人戶
黃澄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累具畫一奏聞
去訖近緣春初雨雪寒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貼諸縣
將上件米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七
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

七十六口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爲半月之糧今
已了旱千里之民既免於飢餓流離殍厄之憂無不歡呼鼓
舞感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誑妄不實
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申本路監司乞行保奏外竊緣
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
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
不力爲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爲沮卻
則不惟使臣得罪於民亦恐朝廷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
本軍不免別具狀奏欲望聖慈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
本軍所奏黃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早賜處分依格推賞

庶幾民間早獲爲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富民易以勸率貧
民不至狼狽實爲永久之利臣不勝大願

又曰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
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
前後丁寧勤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
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日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
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日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竊料不過
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
復有流離指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爲揀
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

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剗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烏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

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荐飢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慄慄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罪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入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踈

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
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
一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
內收趁緣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石
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
百七十二貫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十
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戶未納畸零夏稅
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絹三
千八百一十六疋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

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
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
制頭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
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
總制勘合頭子錢數目合依例除豁方欲具申乞下總所并
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
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况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
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
所從出欲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
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

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又曰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利分隸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終日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新補舊近互償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無可椿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終收起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特賜蠲免外所是淳熙

八年正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日實椿到錢數起發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納

申明閉糴劄子熹輒有迫切之懇仰于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穀不多歲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米糴糴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遏糴以致米船不通細民缺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糴支遣遂逐逐急那况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斛今據差去人申已糴到米而諸處官司出榜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糴又阻境內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諸處

官司請照累降指揮疾速放行及不許阻節客旅外吏欲具
奏及申尚書省又慮邊失鄰援之驩向後別致邀阻反為深
害謹密其此申稟欲望鈞慈特賜矜察早為敷奏特降睿旨
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行約束但使公私米穀遠近通行則
沿流荒旱州軍自當不至缺食非獨此邦之幸而已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熹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
放旱外三分苗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零欠綱
運米伍千餘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克軍糧支遣今續據管內
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
元數必取三分苗米即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

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今既災傷如此亦非并督舊
連之時以此計之即熹前奏所乞兩項米數正便便蒙聖恩
許賜截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
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既旱則
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但在今日欲取足
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
糴則有軍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者之為利害
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之禍淺而
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利不過且救目前
為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詐務以餉軍不闕為先

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既死徒
閭井蕭條田園無穢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
積其所欠此之全放一年之稅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
年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
土尚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或乃甚於
彼時民尚無以為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
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夫可得復似今日此亦不可不深
慮者也然非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
書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而目前立至
之禍亦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避僭逾之罪復論前奏之

未審者仰異鈞慈深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資
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民死
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皇
恐俟命之至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熹為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
措置度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饑餓流離之苦然竊
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
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
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惻切
布聞條具于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已各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况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極溺救焚之急不可少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着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京去處止憑鄉保撰

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数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糴米穀數目縣司畧備酒菓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其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是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其增減如更詐欺抗拒即具姓名申軍切特別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子細抄劄着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

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
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
柢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相議置場
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
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船載往來
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
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
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致此飢民一
有狼狽即當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
至懇

勸諭救荒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
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灾殃永念厥愆實
深悼悞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
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
船日近出糶仍允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糶準備賑
濟况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早晚必有存恤指揮
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

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
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
人爲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跡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
人痛心況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
是飢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躰州縣多方救恤之意
仰俟朝廷非常寬大之恩各旦安心著業更切祈禱
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
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
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
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人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
仁愛之心莫增價利莫減升斗日逐細民告糶即與應副
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
亦自不爲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
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
司當爲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即仰下戶經縣陳
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

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
告糶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鼓衆作鬧至奪錢
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動行決配遠惡州軍其
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柰何只得更將旱田多種蕎麥及大
小麥接濟食用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使軍契勘今歲三縣田禾旱
傷問有邊臨山源溪澗或有得雨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
全行輸納及有邊臨大澤并有積水陂塘可以車戽接救田
段皆是人戶自入夏一乾之後合家老幼舉債辛勤用工車

水救得其禾稻十中只有三五分熟者即合做此自熟之田
究見其數畝量輕重別作一等優恤兼有無水車戽全然旱
死田段竊慮人戶將來一槩投訴旱傷欲將各縣鄉分分委
縣官赴此未曾收割之際躬親下鄉徧詣田段地頭親自相
視仍關具耆保併人戶指證供結罪賞攢類開具供申

施行置場賑濟所約束事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
官及合干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
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
錢後請米
遠都後交
錢先請米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隅官又交錢位子隨行人
非有號
不得保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糶濟人赴場外
入門

門依資次旗下坐定以監官逐隊呼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
長以旗先行賑濟入戶以次請窓前呈牌隅官以入門印印
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呼名保正長引賑濟入以次請
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濕布拭去手印
即時出門次引賑糶入戶請窓交錢上戶米錢自行交外更
不附曆常平米錢縣司
差人吏當
斤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曆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
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却付入戶以入門印印其左手
入門監官逐隊呼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糶米訖監官用
糶米訖青印印具曆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濕布拭去手印即
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一賑糶入戶逐都各置緇旗

一面

止用
三尺各書第幾都字

逐保答置小旗一面

或緇紙從
便各書第幾

都第幾
保字

逐場都各各異色保各如其都之色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已行下屋子
等三縣勸諭上戶以所收米穀賑糶除認數外有餘剩米穀
并不係勸諭賑糶米穀人家遞年多是春間將米穀等生放
下戶秋冬隨利收息今來上戶以旱傷之故慮恐下戶將來
負欠不還官司不為受理仍以官司勸諭為詞不肯生放使
下戶用乏失業不便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措
揮節文諸入戶除糶米令欠戶還米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
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錢亦合一體施行如有拖欠不還官

為理索所費兩無虧損合行下三縣啟榜勸諭約束施行
上宰相書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日未暇
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
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
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糶米斛今二廣之水疆田相接於
四明之境乘特收糶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爭不雜糠粃乾
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給降緡錢
三二百萬付熹收糶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
足用政使朝廷別用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
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

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糶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糶貴傷財
者不可同日而語今米舡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
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
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籍之以為
一時之用事定則酌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
別有緩急何以使眾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
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
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
揮而辦况是此策不閔經費揆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
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需賞而今歲者方且反

覆卻難求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非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搏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搏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餽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

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搏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輩外以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此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伏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賞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賞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

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亂餓赤眉黃巾葛榮黃窠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荐飢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

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讎耻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

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弊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深室娶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為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篤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

遲固不能為此無麪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臥田間養鷄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夫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答呂伯恭書夏秋以來今日方得寬日之雨民間遂可種麥蒔蔬度幾有以係其心志而不至於流移此後公私多方接濟到得春來則麥可食而無所事矣但其間日月尚多又未知果能如人所料否耳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上下之情

稍通官吏不敢十分相罔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沒撰處耳
答呂伯恭書賑恤之備粗有支吾奏請數事悉蒙朝廷應副衰
拙之幸大抵今歲江東諸郡放旱分數稍寬緣此民間未至
流徙此間諸縣鄉村四十里置一場糶官米及勸諭到富民
米穀元日初糶殊未有來糶者以賞格募得三家未近二萬
石賑濟當得官者四人而飢民受惠不少矣然今未敢散須
俟深春也

與王漕書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

實檢放

福建惟下四州水旱時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
不知有條法恩意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
示之以此亦所以捐逋租近日州縣無他事可以擾民唯有
息其作亂之心也催理舊稅不問已納未納一切禁

繫決捷責令重
納此為大害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俟一月具以條目

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
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
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
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
未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糶販稍勸富民
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葡萄芋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
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
抵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為灾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
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司有錢則借

而爲之亦不爲侵官也

與李彥中張幹論賑濟劄子示諭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閑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喻浦城發米之說正相反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廓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劄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

所忍權以濟事若爲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丐糶鄰部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部唯有廣東船米可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早近得福州知識書言是甚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飢餓將復有貽別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措置然亦且令愛惜搏節接續長遠乃爲至策若乘快督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爲後日之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爲難知若一槩用產錢高下爲數此最不便顧恐

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均多少勸喻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糶而不可通販蓋就糶猶為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必傾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略陳之不識高明以為如何也

與林擇之書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飢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輶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嘆可嘆

與建寧傅守劄子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擔兩日又當南下然旱

久水澁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徃徃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翅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翅將來所糜林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糶林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蒙得浦城知友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休仁好學有

志佳士也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糴米而未及秔秫之別不知果如何糴秔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椿留禾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糴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真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

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以家貲二百萬糴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如此則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聞之故疆者視以為深讎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枉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

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強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後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

與黃商伯書此間為旱災所抗都昌縣官稍解事又請得盛族黃省幹同措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員皆不足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湘南鄉為同邑官區屢廢幾下情稍通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為重耳敢煩語次試為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與陳同甫書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

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撥發今遂遭此旱雲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為計也

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

而今救荒甚可嘆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

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
先生向來抹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坡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良策
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
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供三萬貫
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
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
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
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
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糴當時只好糴了上章待

罪且得為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
之為南康官吏之害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
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丹三云教實及子細刷起

三倍

賑濟之策初且大綱

如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如何如
不實有人訟然後或添或去却罪官吏

細碎使生病也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輩皆有一定
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使委人如何了得又
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了得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書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剗城下兩

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
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
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畫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
有不知教目便辦分作教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
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總關防再入
之人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
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
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
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

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
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為易
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
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
容私此大不可

直知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木者斬閉糶
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使亂道又
曰要之只是粗法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
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矣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五

後學余祐編集

盜賊第三十二 十一條

與皇甫帥書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
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筭踈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
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
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
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專
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
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跟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
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

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寇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

之望也

答林擇之書聞汀寇甚熾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缺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帖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

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日已是欠缺今尤不可循舊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効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日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喚得商菜者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率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遙為聲勢切不可

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哨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倚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爲計耳聞沙縣寧頗有才南劍推官趙師淵劍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劍可備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

與方耕道書寇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如桎梏之類為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乎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

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湏他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他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

與黃商伯書強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其情重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降輿恐有司以為疑幸為白錢文一言於帥座交管轉押為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亦不以為過也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湏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湏是小

心寅畏若恁地麤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為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李揖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大重深是不便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蓋自祖宗以來多向寬仁不曾用大刑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盜蓋虜難方急朝在燕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皆隨即仆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虜人未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飢荒極了

建賊范汝為本無技能為盜亦非本心其叔積中却素有包
藏陰結徒黨直兵器滿倉箱中其徒勸之舉事每每猶豫若
有所待有不決於中者輒火十數家且殺人因劫之為首其
人終不肯但曰時未可我決不能為汝輩可別推一人為主
衆遂擁戴汝為勢乃猖獗建之士如歐陽穎士施逵吳琮者
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日以蕭曹
房杜自相標置以漢祖唐宗頌其功德汝為愚人偃然當之
朝廷遣官軍來平賊時秋稼已熟賊聞官軍且至放水灌田
又以木樁相結連已而決塍去水官軍至不諳其山川道路
賊縱之入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企賊覺官軍已疲困乃出

平原以誘官軍官軍出山爭趨田中既為結樁牽絆又陷泥
淖賊因四面塵擊之官軍大敗乘勝據建州三年累降累叛
竟遣韓世忠來方能勦除之汝為自縊尸為衆所焚弗獲初
建人陸崇謝尚有鄉曲之譽陸乃龜山塔為士人時賊聲言
極端重頗似有德器者使二人來招我吾降矣朝廷遣之既而賊有二心乃拘係久
之歐陽輩又說之日益切因循遂為賊用賊敗歐陽穎士吳
琮先誅死陸謝施逵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逵謂二人曰吾
輩至必死與其戮于市朝且極痛楚曷若早自裁二人曰何
可得自死逵曰易爾乃密令人為藥三九小大形色俱相似
一乃無毒者逵取無毒者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逵既至行在

歸罪于二人理官無所考證迄從未減但編置湖南某州中
途又逃去或為道人或為□行或為人典庫藏後迤邐望淮
去有喜其材者以女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虜改名宜生登
偽科後擢用甚峻逆亮將犯淮時猶為之奉使比來時黃尚
書通老為官伴黃幼與之同筆硯雅相好至是不欲見其人
以疾辭遂改名張子公宜生猶問子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
對欲扣虜中事不可得因登六和塔子公領客宜生先登亟
問之曰奉使得無首丘之念乎宜生曰必來言方終而介使
至宜生色為之變既歸即為虜所誅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
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即殺之如
被他拘一處說不問亦須問他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如如
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
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着是大事

鄭湜捕之問賊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
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
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
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
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教場挽
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

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
損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
是不怕他

方臘起向蕪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
相則寇不戰而自平

夷狄第三十三 八條

垂拱奏劄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泊內采微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

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
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
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人不在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
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為與所當止之大端
矣然而戎虜患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
未飭倉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
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
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雍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
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

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疆本
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
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
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來所以脩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
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
務治其本而勿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
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彊而恢復可冀矣

答汪尚書書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
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
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

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
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
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
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與黃樞密書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
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昇付莫大之慶
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
蓋自戊午講和以至於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
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
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為海內所屬望者

為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
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
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
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
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為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
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
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
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
於廟堂之效群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
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

不亘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
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並坐視而
不取則持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為必能因其人
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
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
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
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
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為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
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

則賢於今日秉均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
失今不早為計虜人士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
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脩
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歛民則民憔悴而不
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
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
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
私憂過計夙夜惓惓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
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

與魏元履書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

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續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
公言欲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事收拾人才曰然

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
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
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
收前後作過醮配底人後來其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
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
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
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

國家方與女貞和時高麗遣使來求近上醫師二人上召老醫
擇二人遣往至則日夕厚禮皆不問醫而多問禁中事二醫
恠而問之高麗主曰我有緊密事故達宋皇恐所遣使不能
密故欲得宋皇親近之人而分付之所以問公禁中事者欲
以見公是所親信耳二人因問之高麗主曰聞宋皇欲與女
貞和來攻契丹此非良策蓋我國與女貞陸路相通常使人
察之女貞不是好人勝契丹後必及宋而我國亦不能自存
此合當思所以備之二人問所以備之之說曰女貞作一陣
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因令觀教其女貞陣蓋如拐子
馬之類二人歸奏上怒召老醫而責之其一人出門吐血後

不死其一人歸即死

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
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即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
軼得我今五十六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
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
復某應之曰公便說得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
恢復非愛人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
則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刑政耳

辛丑延和奏劄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
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
之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飢饉連
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
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
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
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
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
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
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

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
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
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教者然後
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聖明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
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
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虚心靜慮試以前教條
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
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
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德者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
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缺政者無間踈賤

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教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聰則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論災異劄子臣竊聞今日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塞草氣籠衣咫尺之間不辨人物着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教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電

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敬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恠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聰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於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効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

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救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脩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

奏蝗蟲傷稼狀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即遣人走探昨日據所差人孫勝回報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蟲二色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乘船出門向曉至蝗蟲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十七都同會稽令尉涉行親到田間

看視其蟲大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結實者莖葉皆為咬傷其已結實者穀苗皆為咬落委是為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埋瘞本司亦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七石三斗八升五合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御筆回奏狀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劄今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

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禳又撥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盞司幹辦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員同懸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日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升六合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投詞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住親臨田陌子細從實相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為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

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嵊縣山間望婺州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省乞為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願效愚忠顧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

糜禪萬一不勝大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謹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為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少小災傷之比也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目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誠感通轉禍為福其次則准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

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答史大保別紙今者邊事益急變異存臻人無智愚共以為懼然熹淺陋竊以為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謹告之深為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為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熹甚惑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為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為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

之言而明日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

與周叅政劄子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為禁屠宰決杖罪放房緡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行之意其反求諸已者為如何哉喜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脩缺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訖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曰通放米船訖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曰勸分賑之曰截留綱

路州軍具奏重行責罰

曰

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印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于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陳福公喜天文變於上坤軸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弭消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略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位之章舉朝媿阿相徇為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為明主忠言以指其佞禪缺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為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

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不以為慮耶熹以為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然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極言為上勸以博詢芻蕘深求已缺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祕計然後為論事哉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枕章書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拂主意復忤貴權之為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

與趙帥書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
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
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
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
不可同日而議適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
不審囊封入告當復以何為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娶緯之
憂

異端淫祠第三十五 八條

戊申封事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
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盖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
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

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飲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正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

廓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解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 以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身治心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

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質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久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惇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以故相與怨疾指為道學而加訾訕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焉父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

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異其富國彊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悞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

已酉擬上封事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

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穰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

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家之本性也報身者釋家之德業也

肉身者釋迦之員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人宗其教者遂分為
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
尊老子為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
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
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
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大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
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
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
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閔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
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

預之庶乎其可也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既
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哉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
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武龜也武蛇也此本虛
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
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
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真君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
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
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貞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
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

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
獨能明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林積者秦相時嘗為侍
郎

勸女道還俗榜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
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
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
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
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脩道
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使無
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

家者所以維持紀綱之具皆無所施矣率而從之者少彝倫
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
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實日開中雖悔於
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
女無不肆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
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
母不能為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
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悖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
處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之
家亦是未為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

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聘從便婚嫁以復
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
之汚俗豈不美哉如云婚嫁必有聘定贖送之費則脩道亦
有庵舍衣鉢之資為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為彼亦何不可
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
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
思無貽後悔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
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如
儀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此只
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鼓惑等
事先生感頰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
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悖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如此曰某
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人一
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如汀民事定

佛其惑亦甚其佛肉身嘗留公廳禱祈徼福果有知道理人
為汀州合先投畀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脩佛宇所在
皆然此弊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
船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

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住觀凡此皆是愚而無知者之所為爾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設行放淫辭今人心都罔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况欲曉之以義理哉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五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六

後學余祐編集

雜類第三十六 九十九條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聖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是正已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耶曰聖人不

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埋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

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禮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

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

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所以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與其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否曰然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

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
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禮作樂曰只
是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開寶通禮
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邊征伐一邊制禮
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人鄉一邊便不對那
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慢了世宗骨懷又較大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
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
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

問贊化育常人如何為得曰常人雖不為得亦各有之曰此事
惟君相可為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如作邑而禱雨之類皆
是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
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
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
轉移也只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稍如
何

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
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

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問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吾不住

權重處便有弊宗至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群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

兆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墮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

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之應曲當人若有克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克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變無窮事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說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今之爲國者論爲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克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爲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

問古之論功行封真分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

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于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

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統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

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總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

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此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莽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人穌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與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後中原雪讎耻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况為此說者

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

古者脩身與取財恤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為四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

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濟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
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此閭之法比有長
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化可
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
必不肯只恁休湏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
公主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
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
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

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
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
撞着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故有
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徐處仁字擇之南京人清康間執政掌舊作師時早間理會公
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職事了相與久
坐說話議論又各隨其人問難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致故有
人爲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亦掌事之凡作事無
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苟作者只知支官吏酒當其支日
以酒缸盛廳前自往各嘗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

按曆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毫私偏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

稍

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爲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爲敵既爲冀州刺史宦官親戚在部內爲害安得不去之安得謂之矯激湏是不做它官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無甚職事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總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拈

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随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

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

一件明日又做得一件却窮了

先生謂若海曰令但全節翁孝義篤至又能堅正自守當時權貴欲一見之竟不爲屈至於通判公又爲張趙所知持論凜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仰爲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或曰今人志在

趨利聞人道及此等事則多非毀訕笑先生曰某嘗謂得他
當面言之猶似可又有口以為是心實非之存在宵中不知
不覺做出惟事者茲尤可畏

因李將為郭帥閣俸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
穩總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椀飯在這裏
總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
不得空被人打底

凡事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做與它方可率得它如
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畝廣錄作循
與他勾當方得

與趙帥書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人掌記先儒解孟子訛訛二
字以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
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
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疎
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為長太息也

因說今官府文移之煩先生曰國初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
嘗見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畢竟英雄底人
做事自別甚樣索性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總做一事闕闕地闕過了事又只休且
如黃河事合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闕河東

决西决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
只是今日何處看脩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
教閱日日着寔做故事成

被幾箇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人翻得來難看吏文只合直說
某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一省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閑
言語說到緊要處又只恁地帶過去

因論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
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
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

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

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
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
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
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詞謹重有
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
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敢得他和氣倒東坡文字便已馳騁成
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
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真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

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祖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稿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只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是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数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数論它只

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朋友若以錢相惠下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具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

見居三衢

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

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屢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

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之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未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

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大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為貨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囑託所得貨賄親戚受之這是甚麼底事敢胡亂做因說吳公路為木路憲崇安宰

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誣于吳其罪甚衆吳謂其上世有思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寬釋訟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無所告訴者來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預贖死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而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事豈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還亦

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于法亦須令尋醫去可也

呂晦叔為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為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為臣與有私然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已意行乎其間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

之欲離其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某先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大檀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耳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

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寃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為然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

道夫言察院黃公

後字用和

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

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

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別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莪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滔溺一至於此

晚諭兄弟爭財產事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据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

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大夫司馬中郎熊
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
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
恤度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
不孚朱有顯効此閱詞訪有建昌縣劉琬兄弟都昌縣陳由
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託
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
由仁等指撥關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琬陳由仁與其
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
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

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
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

某在南康時民有訟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移不
納稅又有訟望鄉後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業也

與趙帥書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隣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
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
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非已附
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
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
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

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况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
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為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
之兩畔切隣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去處即或前或
後或左或右或踈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肯為任此責其生
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
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
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即須論
訴鄰人以為不申附之罪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須有
司追証搔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
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考察附籍者之殿最

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
舊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用甲內四家同任
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隣先取本家中乞附籍文狀
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隣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
隣某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
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
亦須四鄰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
可關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頗
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
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

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為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駢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楛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為思慮指畫之本意也

與方若水書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脩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他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

周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達公路當官几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容敢立定某日見容某人不見容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恠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

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抵着
不痒搔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
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
官相見蓋恐幘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
一十五例不見容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

古人置宦者正以他絕人道後可入官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
都與常人無異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轎記得京師全盛時
百官皆只乘馬雖侍從亦乘馬惟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
方賜他乘轎然也尚辭遜未敢便乘今却百官不問大小盡
乘轎而宦者將命之類皆乘轎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五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
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
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
會意欲請於朝得汭淮差遣庶可理會也田曰出於朝廷之
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稍或有小事請乞不
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
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之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

與程可久書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若於掣肘而不得行其
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姚

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

某在南康祈雨每日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謾去一作今若有

箇人不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

捉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內山川如何不

去告上帝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山川
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雨亦近山
者易至以多陰也

先生因說邑中隕星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脩人事合
當拘家家蓄水警備

知南康榜文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此蒙誤恩假守茲土懇
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
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
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
諭事件下項

一本軍士瘠民稀後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
卹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
得逐急了辨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
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
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

何措置司以寬恤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
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廢幾戶口歲
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爭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
有太中大夫司馬嵩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廷義宜春縣令
熊仁贍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
世義居 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
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
之所及又况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
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

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
後生子第咸知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
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

本軍背負羗廬前据彭蠡地勢推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
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
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
著在列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
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
書人數亦少雖講道脩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

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
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
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
陪厨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
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
誘掖度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
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愛民敦化之美意并牒
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張
掛不得隱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

學錢量脩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勸諭榜今具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 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
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
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訐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
舉依法究治

一 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
常切禁止鬪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
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

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奉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允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况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

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貴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脩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歛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龍巖縣勸諭榜當職恭奉勅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溪諸邑風俗醇厚少有公事干撓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無海鄉魚鹽之利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不通縣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徃徃多差公人下鄉搔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凶狠强者欺弱壯者凌衰內則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徃來之好習俗薄惡已足歎傷至其甚者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訴無所不至始則詭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察其欺詐追捕緊急則便閉門聚衆持杖鬪敵殊不思量既

為王民便當遵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不然抗拒州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為何異盜賊縱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教雖說本因官吏養成此惡然却終須自己出頭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者殺身破家赤子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閱當職既忝父母之官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救其未然除已行下龍巖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搔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通行曉諭上戶豪民各仰知悉具有細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即請鄉曲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誨要使闔縣之人常切思念既為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

後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哮告訐抵拒追呼倚靠凶狠冒犯刑憲廢幾一變獷悍之俗復為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遵聖化如更不改尚習前非州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決當會合巡尉團掩搜捉依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起早革心無貽後悔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使軍照對所委官下鄉竊慮將帶合干等人因而生事乞覓搔擾事屬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隨行人不得搔擾保正寺觀等人仍立賞降給文榜付檢旱官隨行

張掛約束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據學生馮椅劄子迹照對今歲旱荒民戶
已是投詞星子見行委官檢踏其在都昌舊來踏旱之弊名
色非一不敢不以告者凡押旱狀官中所收則謂之醋息錢
直日司乞覓則謂之接狀錢已下案案吏乞覓則謂之買紙
錢及投旱帳則謂之投帳錢官員下鄉檢踏供帳民戶署押
社司乞覓則謂之着字錢檢踏官員隨從人吏於保正名下
乞覓則謂之俵付錢官司行下蠲放所納米斛社司隨斗數
數乞覓則謂之苗頭錢凡此之類皆蠹民之尤者官中所放
本以裕民而民之糜費乃至於是人戶既已困窮坐受其弊

無力赴愬委實切害合行下星子都建昌縣嚴行約束及出
榜各縣門并檢踏官隨行張掛曉示人戶知委如合千人依
前乞覓前項逐色錢數仰人戶不以早晚具狀經縣陳訴從
本縣拘收犯人申解單竊待根勘依條施行各令知委

禁旅店不許遍傳單獨訪聞管不旅店遇有單獨因病或流移
之人到店多是慮其死亡更不容留遂行遍傳驅逐出界因
此喪命各行不諸縣多印榜文於旅店約東遇有過往單獨
飢餓困病之人即仰所到店戶不得遍傳扛擡送出外界許
就便米場驗實量給口食臨安痊日遣去萬一有死亡之人
即時報都保審實由縣行下如法埋葬

因說都下士夫愛看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番亦
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廷與我今
不感戴天與朝廷却感戴他門終身不忘甚可怪

最有一件事是今日大弊旱則申雨檢荒則云熟火燒民家則
咸數奏到處如此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
通身是病無下藥處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
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
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直卿告先生以趙交裕後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已自

沒可奈何只得隨時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教自古以降
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某看來則不然
孔子脩六經要為萬世標準若就那裏商量別作箇道理孔
子也不解脩六經得如司馬迂亦是箇英雄文字中間自有
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議論如
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脉
汨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為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著這
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

答呂伯恭書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

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拖下兩年不起令人坐臥不安不
得不緊急然比之他人已寬了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
著即倒却人州縣矣傳者之言似為建昌而發便是向來自
効事初以此縣不辨令戶掾往代之此公性銳質薄作事不
無過當初蓋亦慮之但以無人不免再三丁寧而遣之到彼
果然過甚大失民和亟遣簽判親往慰喻然後粗定此則選
擇不精戒喻不詳之罪今已令且還矣但此縣便覺無分付
處抗不可言來喻所謂未斟酌者可謂切中其病少俟訟竟
事經憲司當以尊意開喻之也士人犯法者教唆把持其罪
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贓罪為重耳然亦但送學夏楚編管

江州其人經赦便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日到家明日
便陪步宗室教唆詞訟為人所訴後追來欲撻之而同官多
不欲者尺決却小杖數十再送他州亦不為過也弊政固多
踈脫至此一事往來之人雖有苦口見規者問於道途無不
以此事為當也

與慶國卓夫人書五哥嶽廟近自春中以來頓減游燕後近書
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尊
意欲為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喜則竊以為不可近世人家
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官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
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

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即以責將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戢事了辨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碎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入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情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晚事而少過愚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受薄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凡為管一稍在人下有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永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入高明教子之本意也

與黃商伯書建昌納苗其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況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耻至此亦何足恤近日曾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上矣

答呂伯恭書誨諭教事極感垂念學中向來畧為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畧為發明兼亦未嘗輒升講坐侵官瀆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衮之為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

畧如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澤一二根治此外則絕不取有毫髮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入弛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允迫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乃知真是腐儒不敢諱人指目也趙守規模具在但終是意思不知此自使不行然亦恐官司俱竭政使人存政舉亦未必能爲可繼也此事可慮真是使人不忍所以急欲丐去非是苟求自佚亦是下不得如此毒手也見爲星子縣討論經畧添稅重定且夕申乞蠲減得三五百匹和買未知朝廷肯相從否此爲益殊

不多然亦勝於不減耳所懇漕司者乃是上供餘米兩漕近皆相許但未得明文撥下耳蓋不軍年額秋苗四萬六千石而上供四萬石餘六千石漕司椿管在軍往往亦催不足其見催到者本軍既不敢支漕司又無所用但陳腐積壓消折見欠數而本軍官無支給並是額外加耗巧作名色取之故今欲從漕司乞此餘數科撥在軍應副軍糧然亦僅可供四五月之用其他依舊須自辦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遑安處每誦常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道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倏來忽往更無固志未嘗不低徊愧歎也寄居積俸只是初到

有以本身料錢為請者量與逐月帶支所費不多它如見任
官員使臣任滿當去而未支者亦量事制宜不敢一例放行
亦不敢一切不恤也脩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
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剝凝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
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為之不
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卧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
此錢矣園中蓬蒿沒人尚未能芟除何暇及他事耶求去之
說如前所云又以衰病之餘精力耗損每對吏民省文按或
至坐睡不惟有所不堪亦恐更輦乘隙為姦貽患千里故欲
急去且承喻之及故悉具報如此只得勤尊慮也有未當理

處却幸垂教所深望也

與黃商伯書某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
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且夕自當以他罪行遣
不至久為仁里之害也示諭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其餒
嚼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
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
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
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荷擾初不
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攷
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

求其實則前日銷膏之毀亦云甚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爲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答呂伯恭書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兌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什七八今或至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略鉏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今不謂其能爾也但財計全仰商稅盈虛之

數繫於風水非人力所及近以風故虧負甚多亦殊可慮耳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暮以南陬僻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後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暮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共他理會廢幾善弱可得存立

與劉德脩書比來時事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常布近年以來所有未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

與長兒書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間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察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是一過矣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

察

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

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

賜錄云且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今人

開口亦鮮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

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

賜錄作如履平地

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煅煉

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六終



